



覺 感

圓 方

愈來愈覺得坐公車這玩意兒奇妙，它讓你不可避免的對視，側視，俯視，仰視。一張張陌生的面孔就像撲克牌裏的「人頭」一般，在形勢上「我們」的距離似乎拉近了許多，但「我們」仍是莫名其妙地逃脫對方的眼光，眼球的移動成了最頻繁的事。睡覺吧！唉！對面坐了幾個亂正的馬子，如此做太不給面子了，假裝看後面窗外的景色吧，可是最後的結果又是把她們看了個正著。

這條路線實在太長了，坐在裏面可以買臥鋪票，可惜我卻不想睡覺，也許是車內的空氣太沉悶。

南門市場到了，乘客們開始有所流動，對面的似乎沒有變，只是上來了一大票學生和菜場買菜的主婦，嘈嚷的聲音給我們這個隔離的世界帶來了氣氛。一位太太連忙拉著另一位叫著：「這裏坐！這裏坐！」說完即一屁股坐在我和旁面那位先生的「緩衝地帶」裏，頓時手脚都有一種壓迫的感覺，想要站起來，但是她

的體重却讓我無法動彈，只好緊靠右面那位老兄，於是大家又稍微地調整了一下剛才的坐姿。一陣功夫後，車內的人數增加不少，對面的臉孔逐一地被遮住，繼而代之的是一層一層的衣服，好像蹲在百貨公司裏，我的視線被限制住了——他衣服上的斑點，她背著的精巧袋子——整個人我只能看到一半，但是却如此的緊迫。車子一開一停，他們即在面前搖來搖去。真該睡覺了，不然她的衣服可要讓我的近視加深幾「千」度。

在黑暗裏，聽到隔壁的太太不知道和那位在聊天，手勢的上下移動產生了無數個波動，真像跳入彈簧床裏。車內的情況的確是熱鬧不少，窗戶上的廣告欄也成了談話的對象，一群高中生似乎是因瞞課看東南亞的電影而興奮地直講話，他們的聲浪倒是頗突出的。

我的眼睛得不時地開閉實在麻煩，司機老爺的動作太快了，一不留神就會過站，還是保持預備狀態為妙。又是一個緊急煞車，站著的乘客紛紛倒向一旁，而我頂多是腦袋晃了一下，身子則像固定住一般。經過這次震盪後，大家由靜態到動態——改變一下站著的位置——再回到靜態。面對的景象有了改觀，在兩個空隙間又出現了「頗」為熟悉的臉孔，由於狹縫的寬度不斷在變，於是成了每隔數秒便出現一次，忽隱忽現地，讓你可以有無限個期待的機會，可惜我的站已到，必須擺下在這裏的半休止狀態，好不容易從前門擠下車子。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一抬頭又見對面那張面孔從後門出來，烏黑的秀髮一甩，提著袋子逕向校門走去，喔！原來是本校的。

二

某本小說中曾如是說：「如果你要給生命一個意義，生命便有一個意義。首先你一定要行動，把自己投進某些事件中。過後你或者會反省，但那時一切都成了定局，你已經介入了。」在考前的那個禮拜，它的意義就是攫取勝利的果實，雖然它的一切是如此的荒謬與短暫，但我仍將像以往一樣為了達到目的而行動。因為在這段時間裏我的感覺比較遲鈍，記憶力比較發達，它讓我不停地輸入該輸入的資料，就像電腦一般暫時把它們儲存在大腦的某些部分，必要時候還可以把思考的那部份挪用到記憶部門來。等到考卷發下來後自可迅速又正確地將答案按一定「格式碼」輸出，這種機械式的方法，雖曾一度被英雄式的方法所鄙視，但終究在效率上證明了前法的精密性。更何況這段時間裏也找不出任何輕視的理

由——它們只不過是殊途同歸罷了。

數日的筆戰後，勝敗的刺激感並不如此強烈，所查覺到的是一種模糊的鬆懈，它把你帶入夢鄉，待你醒來後這一切好像是一場惡夢，所留下的只有片斷的知識與記憶，如果不把它們好好整理，這些無組織的內含將逐一遺忘，雖然在數小時前它還是如此地深刻。

終於，我明白了，對於一個具有群性意義的傢伙來說，平淡應是一切生活的要素，刺激的感受雖然是如此的新鮮與好奇，但是永不比平淡的力量持久。或許這些話是個人存在的一種「病症」，然而這種觀察角度不同的偏差，並不能帶給任何的威脅或絕望，只不過是隨時地警惕。

耳邊響起熟悉的歌聲：（接歌詞）

Through the corridors asleep.
Lie shadows dark and deep,
my mind dances and leaps in confusion.
I don't know what is real:
I can't touch what I feel.
And I hide behind the shield of my illusion.
So I'll continue to continue to pretend,
my life will never end.
And flowers never bend with the rain fall.

三

每逢考期一近，K館就擠得水洩不通，連個椅子都找不到。累！真不該跑到學校來的，明天還要考電子學。來來回回地白走一趟，太不划算了。

慢著！前面似乎有個空位子。連忙三步併成二步走過去瞧瞧。不錯，的確是個空檔，於是椅子一拉準備坐下，旁邊的傢伙歪過頭來看了一眼，有點開「空間」太擠之感，然而還是坐了下來。翻開昨晚K到的那一節——DARLINGTON PAIR，它們間的作用倒頗羅曼蒂克的。

十分鐘過去了，這一節還沒看完。附近開始不安靜了。事實上打從進來起這裏就有種不平靜的氣氛。

「喂！你的馬子把得怎樣啦？」

「別提了，你沒看見我在用功嗎？考試的時候一想到她就分心。」

「誰說的，像我才累呢，整天想東想西的，這顆心老是定不下來。」

「你不曉得我還要家教！」

「家教？」

「廢話，要不然吃頓飯就五十塊，我總不好每次都向父母要吧。」

「唉！無論如何，有馬總是萬事足。」

隔壁的傢伙咳嗽了幾下，聲音終止。

我很高興，這一節終於有點概念了。

斜對面的馬子一直在睡覺似乎胸有成竹的樣子，文學院的？不像，課本上有化學符號。

遠遠走來了一個春風滿面的高個子，可能是剛才考了一百分！不對，他一勁地坐到我對面提起那位「女士」的包包然而悄悄地耳旁說：「剛剛我在下面看到一件鮮事……。」

「嘻嘻……」

這種聲音的確很困擾，我不能辨別她在哭還在笑，它一直斷斷續續地跑出來——一種受壓制的振動不絕於耳，我有點想離開此地，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安身之處，現在又要移來移去太不甘心，更何況鄰座的神情好像非常篤定，看他意志專注的樣子我有點慚愧，再試著看幾頁吧！

不行，他們的笑聲已經持續了數分鐘，好像沒有停止的跡象。非得離開此地，否則一個字也看不下去。

我的行動引起了對面的注意，怪現象結束了。於是帶著「達令同佳偶」離開了K館。走向系館，聽說那裏的氣氛比較好，而且飲水機還蠻涼的，不知是真是假？

四

寒假是看物數的好時機，假如不把馬的話。